

关索岭纪行



关索岭关隘“御书楼”

从黄果树瀑布沿着320国道西行4公里,便到达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断桥镇龙爪树村,由龙爪树村迤逦西北行,经苗族寨子烂坝村,渐下至坝陵河谷底,到达古坝陵桥。

古坝陵桥即徐霞客所说的关岭桥,离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关索镇八里,又名八里桥,是滇黔古道的必由之路。清道光年间修桥时曾得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孙可望所建“兴朝”的铜钱十数枚,说明坝陵桥至迟建于明代。原桥东西各有一黄楠巨树,盘根错节,径有数围,矫若虬龙,枝叶覆于桥上,即为古永宁州八景之一——骑桥双树。清

人有晓行坝陵桥诗:“野店茅檐接岸低,桥头古树护新堤。鸡声晓唱关前月,好照征人过岭西”。又有诗:“风雨经年古树横,白云深处晓钟鸣。行人坐听桥头水,隔岸春涛送远行”。行人在此养精蓄锐,以攀关索岭。拂晓,鸡鸣野店,涛催月落,由白云深处的双泉寺传来钟声悠悠,当别有一番景致。

古坝陵桥有4孔,今仅存东西2孔,过河必须徒步,千年古树早已不存。河面宽约50米,水流湍急。置身古桥头,望两岸青山壁立,碍月限月,山峰剑戟嵯峨,与天公比高,古道崎岖如羊肠,悬于头顶,那种感受当与古时有所不同。

过坝陵桥即开始登山。山路险峻,石磴宽约2米,大致保存完好。古道曲折,计经十六盘,抵半山腰之双泉寺,即徐霞客所说之观音阁旧址。但听水声潺潺,一道清泉泻出于树从岩隙之间,由寺前小桥流向山下,这就是有名的马跑泉。据传,三国时期,关公之子关索南征过此,人困乏,焦渴已极,关索的马来蹄刨出清泉,故称马跑(刨)的谐音)。关索说,马尚能刨出泉水,人难道不如马吗,于是用刀把掘石,清泉亦出,称为刀把泉,合称双泉。徐霞客记载,距马跑泉水数步有堰泉。他曾勺马跑泉饮之,甘冽异常,评价仅次于无锡惠泉,而堰泉水

苦不能饮。今仅存马跑泉。该泉经现代分析表明,属重碳酸钙镁型,是软水,所含游离二氧化碳和偏硅酸在贵州西部各泉中是比较高的,属比较优质的饮用水,还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检出。古人早就把马跑泉列入永宁八景,称为“半岭琼浆”,当不足为奇。清雍正4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曾有《马跑泉》诗咏道:“岭开传汉代,树老自何年?寺出层云外,泉流古佛前。花落拂涧水,飞鸟破溪烟,独坐幽篁里,悠然憩众缘”。可见,在清代,这里还是碧树葱郁,翠竹婆娑,百花竞开,千鸟争飞的地方。

今森林已被破坏,双泉寺也已颓败。由小桥八寺,从山门,教堂遗址,仍可想见当时崇殿杰阁,僧舍俨然的規制。坐于寺前,只见晒甲山红崖千仞,坝陵河白水一线,一碧如洗的天幕上白云悠悠,在远山背后吞吐,令人心旷神怡。

由双泉寺上二十七盘,穿过石块垒成的二道城门,即抵关隘。有城门一座,城门上原为单檐飞角的庙堂,外护石栏,石柱,透雕云龙图案。门额上,有九龙盘绕的大匾一方,康熙皇帝曾题有“滇黔锁钥”四个大字(已失正征集之中),故当地人称为“御书楼”。在关隘两侧,山峰奇险,插入云天。关索曾派兵驻守,在清代亦是军事要隘。清女诗人蔡琬曾有诗咏道:“峰静楼成孤上屋,风喧古木鹤惊群,横盘石磴危通马,深锁雄关冷护云”。可以想见,清初这一雄关森严壁垒的情景。

楼门有关帝庙一座,现在断碣残碑犹存,石础雕栏横斜,亟待修复。

关岭即关索岭,北自郎岱,南抵关岭断桥河边,绵亘50余公里。它悬崖峭壁,宛如长城,耸立于坝陵河西岸,高居于群峰之上,遂成古永宁州八景之一——“关岭接天”,它是古时往西南边陲的必由之路。关索岭主峰之一的太子阁下,是滇黔古道的关口,即为关隘口。相传关索为关羽之子,随蜀丞相诸葛亮南征,开辟蛮道于此。关羽后封帝,故关索亦为太子,太子阁即为关索享祀之处,今已废。有诗咏道:群山环列尽巍峨,蹑足登临转处多。直上青霄初纵目,撑天峻岭插关口。站在关隘口东望,坝陵河谷,晒甲山,鸡公背一览无余,山麓村寨历历可数。西望,关索镇横卧脚下。更远处,一山高过一山,云贵高原的层峦叠嶂,遥接天际,苍山如海,如激浪扶摇而上,令人仰天长啸,发抒激烈情怀。

红崖天书

陈开云



遥远的群山中
藏着的“黔中第一奇迹”天书
五百年前就有人研究
如今还没有人破译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的风蚀
象画又不是画
象字又不是字
谁读都难懂的天书

苍穹知道天书的来历
大地知道天书的内容
逝去的岁月都感觉苍穹大地
就是那么地不近情理
还是那样地让人们守口如瓶
天书会不会是永恒的不解之谜
天书是人为还是自然所为

明朝弘治初年被发现的天书
让人惊讶让人愁
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红岩对白岩
金银十八抬
谁人识得破
雷打岩去抬秤来

天书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就像古代的玛雅文字一样
让人破费心机却终不得解
啊“红崖天书”
为什么让人翻不开

遥远的群山中
藏着的“黔中第一奇迹”天书
不愧是世界人类的奇书
与古埃及的金字塔
秘鲁纳斯卡地画
巴比伦空中花园等世界奇迹并尊
还要何时才能打开

夏天的素描



城里人惧怕夏天那似火的骄阳,他们躲在房子里,调低空调的温度,吃着冰镇的西瓜,可还耐得住夏日的炎热;偶尔出门,女人打着伞,顶着凉帽,裹着披肩,还要抹上一层厚厚的防晒霜。城里的酷热常常让我想起儿时乡下的夏天。

乡下要凉爽得多了。枝繁叶茂的树

木把屋子深深的包藏起来,室内放一张凉席,席地而坐或卧,摇一把芭蕉扇,偶尔扇一下,赶走前来凑热闹的苍蝇,清凉惬意。即使外出,也不用担心被烈日灼伤,那葱茏的树木,走到哪儿都是绿荫,一派清凉。

出门见河。河水清凉,它是一片天然

浴场。大人,孩子,男的,女的,溅起的水花迎着阳光成了七彩的虹。夏天是男孩子的狂欢节,孩子们在水中比鱼儿还自在,比鱼儿还欢快。狗刨,蛙游,扎猛,仰游,击起朵朵浪花,传来阵阵笑语,惊起水中的游鱼,跃出水面;蜻蜓,偶尔会在静静浮游在水中孩子的脑门上作短暂的停留。游够

了,玩闹够了,穿着条小裤衩,顶着一枚硕大的荷叶,光着脚,一路小跑,相互追逐。

夏日的午后,村庄几乎淹没在一片声浪之中。树上的蝉声震耳欲聋。最快乐的依然是孩子们,他们折下柔软的杨柳编成草帽,找来长长的竹竿缠上面筋,在树间循声穿梭。发现一只伏在树间的蝉,他们便躬着腰,举着竹竿,小心翼翼地靠近蝉,到了近前,猛地把手一伸,蝉在面筋上挣扎时,孩子们就兴高采烈,蝉唧的一声逃脱,飞走了,他们也没有什么懊恼,乡间林子里有的是蝉。

白天捉蝉,晚上捉萤火虫。乡间的田野到了夜晚,几盏灯火勾勒出乡间夜色的层间。那散在小河两岸的点点萤火似乎把夜渲染得更加深沉,更加浓郁,也更加纯净。乡村的夏夜偶尔有露天电影,或者一个说书的艺人在村头的打谷场上唱琴戏,那便成了村里人共同的节日。更多的时候,一家人拖一张席子放树下,几家子凑在一起,大人们谈着农事,孩子们躺在席子上,奶奶摇着蒲扇,讲一些久远的传说,四周传来的是河塘里的蛙声和树上的蝉声的大合唱。顽皮了一天的孩子就在柔和夜色中慢慢进入梦乡,不知什么时候被大人抱到床上。

现在,住在城里,每到夏天便抱怨天气酷热难当,每当这时,父亲便意味深长地说:“城里没有乡间的高大丛密的树,没有乡间清凉流淌的河,更主要的是你们都住在高高的楼上,接不到地气,当然热了,当然烦躁了!”

在乡下经历的无数的夏日不正是我们曾经在不经意的时候所亲历的一行行很美很纯的诗吗,它隽永悠长,像一枚石子在水中漾起微波,在记忆的深处泛着涟漪。

只要有水就会生长。它的花语是:坚韧善良,守望幸福。它最大的梦想,是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就好像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

只要愿意,像绿萝一样守望幸福,我们也可以。

像绿萝那样守望幸福

杨云

第一次听说绿萝花,是因为一位网友。她在QQ群里晒照片,因为爱花成痴,一年四季,她都让自己的小家里葱葱郁郁。

有一种绿色宽叶的植物,被主人插在透明的玻璃瓶里,萝茎细软,叶片娇秀,看起来十分养眼。我急忙询问它的名字,网友说,那叫绿萝。

我立刻上网搜索绿萝的图片,很快就迷上了这种植物,关掉电脑,在小城里四处寻找,一家又一家的花店,却完全没有绿萝的踪影,店主们说,现在是隆冬季节呀,这花儿怕冷,要等到春天才进货。

可是,我等不及,差点就想让网友为我快递一棵过来。一次,又在办公室说起这事,一位同事笑着说:“我家就有呀,明天给你剪个枝儿来,很好活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第二天,我欢欢喜喜捧着一枝绿萝回去,特意买了新的花盆,小心翼翼把它栽了进去。不料,此后的日子,无论我怎么浇水,施肥,绿萝不但没有长出新的枝叶,反而一天天枯萎下去。

终于,绿萝的叶子全部变黄,慢慢脱落了。整理房间时,我打算把它扔掉,忽然想起来,网友不是把它放在水里吗?不如死马当成活马医,再试试。于是,找来一个矿泉水瓶子,注入清水,把光秃秃的绿萝枝条放了进去。

之后的日子,很多事情皆不如意,我在职场拼搏,努力挣扎,屡战屡败,整个人渐渐变得沉默,对什么都心灰意冷。甚至,会站到七楼的阳台上,想象如果跳下去,会不会像一只飞鸟?日子对于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绝望。

那天,接到一位老同学的电话,说要过来玩,我勉强打起精神,整理布满灰尘的房间。在阳台的角落里,看到了早已被

遗忘的绿萝,不知什么时候,在光秃秃的枝桠顶端,居然长出了一片嫩叶,虽然很小,尚未展开,却足以展示了它生命的活力!

绿萝是一种草本植物,从来都不会开花,但它的生命力很强,需要的很少,只要



小河慢慢流

吴长海

腰脊劳损的古桥,诉说着小河曾经的辉煌;遍体鳞伤的码头,见证着小河如今的沧桑。

方砖与条石垒砌的桥墩,爬满了绿苔。浅没桥脚的清水,将桥拱与倒影连成一个美丽而规则的圆圈。桥身的砖石缝间,触目惊心地伸出铁青的鸡爪草和随风撒泼的狗尾草。桥下的水很清,清到可见水底的碎瓦烂瓶壳蚌片;桥下的水很浅,浅到无法承载一艘独木小船,更不用说豪华的客轮、庞大的货船。

河岸修长的码头被杂物盖了容颜,易拉罐、糖果纸点缀的一片褐色老土里,艰难地挺拔着一株被岁月掏空小腹的歪脖子柳树。枯干上伸出几枝嫩条,漫不经心地风中招摇,透着些许生机。柳树的近旁站着几株粗壮的枣树,让人有着春华秋实的向往。

小河的确老了,缓缓的水流,激不起欢快的浪花,松软的淤泥养肥了杂草小树。长满苔藓的码头台阶刻印了三教九流的鞋印足迹,栏杆斑驳的石拱古桥停留了祖祖辈辈的欢声笑语。

当我第一次沿着这条小河散步的时候,飘扬的枣花以它浓烈的热情迎接了小镇的毛脚女婿。在枝条依依的树下,我闻到了女友枣花般的气息。

从此我成了小河的常客。

我喜欢在春季里来,与女友并肩而行。我们谛听河边青草拔节的声音,看荒芜的河滩钻出丛丛的浅绿或鹅黄;看顽皮的孩童挖河滩的软泥,认真地做“人造汽车”;看桥墩的砖缝间蠕蠕爬动的长角蜗牛;看小河里成双结对感受春水温暖的鸳鸯。

我喜欢在夏季里来,在柳荫

下享受凉风习习的惬意,仰望柳梢绿叶间连声鸣啼的杜鹃和昂高唱的歌鸲;坐在水边干净的台阶,掬水冲洗脸庞的汗渍和脚丫的泥巴;也看顽皮的孩童穿着裤衩在水里“扎猛子”“捉鱼虾”。

我喜欢在秋季里来,与女友携手而行。我们看小河水底绿色的水草随水波的流动尽情的舞蹈;看阳光在水面撒下的点点碎银。或搬一张躺椅,闭目闻丹桂飘香,抬眼望秋果琳琅。更多的时候,一双木屐,行于桥上,听木屐与石板相碰所发出的“啪嗒”之声。我们或立于桥头,听桥下蟋蟀的幽歌,听亲密接触的树叶窸窣作响,听秋风问候石壁枯草的声音。

我喜欢在冬天里来,看难得一见的河床如何把小河的秘密出卖,拣一片贝壳握在手里印一幅心型的图案。下雪的日子,我也喜欢来河边,看“北风卷地白草折”,看“满树梨花遍地雪”,兴致高涨时,堆个雪人守卫着美丽的小河。

就在河畔的一间新房,女友成了我美丽的新娘。一年后,我们有了可爱的儿子。儿子就像妻子的过去一样,夏走来,冬走春回,不顾季节的更迭在小河边忙碌,从河里游泳到树上掏鸟窝,从路边采花到桥上奔跑。再后来,儿子背着书包上学堂,学业有成走向远方。

又是一年枣树挂果的时候,我又一次来到小河边。流淌千年的小河累了,几乎泛不起涟漪。看着周围因河水润泽而日渐拔高的楼宇,日渐加宽的马路,我知道小河早已完成历史的使命。尽管不远处有一条新河水流湍急,百舸争流,但我还是希望老去的小河慢慢流,慢慢流。

《安顺周末》征稿启事

一、文体不限。
二、内容为安顺历史、文化、人物、传说(故事)、景观、风土民情等的作品均可投稿。
三、字数在1500字内为宜。

欢迎各界人士支持《安顺周末》并积极投稿,稿件一经采

用即付稿酬。来稿不退,请自留底稿。

投稿邮箱:
anshunzm@gmail.com
投稿地址:安顺市黄果树大街安顺日报社《安顺周末》编辑部
邮编:561000